

人在他乡

【打工文学精英】(34)

我的流浪史

(节选)

唐以洪

路上的小蚂蚁

它们的脑袋很小
像一个个疙瘩
它们的胳膊腿儿很细
像一截截被剪断的线
安装在身体上
它们的眼睛和嘴巴
我们几乎看不见
上帝多么吝惜
只给了它们一点点
这就是路上的小蚂蚁
像一条或直或曲的线
被什么牵引着
在缓缓地穿过生活的针眼
这就是路上的小蚂蚁
它们用小腿儿奔波
用细胳膊儿劳作
用布疙瘩的小脑袋
爱着亲人,爱着生活
和这个无边无际的人间
它们的眼睛流不出一滴泪
它们的嘴巴已说不出一句话
上帝多么吝惜
只给了它们一点点

我的流浪史

一岁之前我学会了爬
人间的路凹凸不平
三岁时我才学会了走路
摇摇晃晃,十四岁时
我走得比较稳当
常常走错了地方,二十岁时
我学会了跑,太快
我跑出了自己的身体
幸好我的母亲在大地上呼唤
二十五岁我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三十岁时我学会了跳
跳就跳到了半空
至今都没有落下来
我落在了一朵乌云上
其实我离太阳月亮星星还遥远
乌云在天空飘来飘去
它不能把我送回家
可能要飘到我死那一天
那一天,我将成为乌云中的水
一滴一滴地落下
我听到母亲依然在大地上呼唤
我看到大地很潮湿
有的地方阴冷,有的地方温暖
我还看到了深圳、湖南
广州、宁波和四川
四川是我的家
但是,上帝都不能预知
我会落在什么地方

资讯快递

高二适遗墨展捐赠举行

本报讯 5月13日,20世纪国家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适吾所适——高二适遗墨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分舒笔平民、秉持文诚、勤敬崇学、深谙书要四部,展出高二适先生遗墨170余件。
高二适,20世纪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博精国学,晓畅周易,诗文、学术与书法独步文坛。先生最为世人熟知的亦让其名声大噪的是1965年与郭沫若的兰亭真伪论辩,撰《兰亭序真伪议》一文,立论精严,据据充分,确证《兰亭序》为真非伪。
据悉,该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主办,期间,举办了“适吾所适——高二适遗墨展学术座谈会”。同时,高二适家属高可女士向中国美术馆捐赠高二适书法《刘楨〈公燕诗〉》等重要作品,极为珍贵,丰富了中国美术馆20世纪馆藏书法作品收藏序列。(法明)

中建三局南方公司开展“走读”读书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静 通讯员文刚 社溪)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活动在广州国际生物岛上演:一群年轻人手捧书籍,大声朗读,边走边读,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是中建三局南方公司举办的“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读书主题活动。
这些加入到“走读”活动的参与者们根据不同兴趣,分成不同的小组,依据各组兴趣选取一本书,一人领读,众人跟读,同时围绕广州生物岛健步道,边走边读,正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南方公司党委副书记刘庆介介绍,举行这个读书活动,目的就是鼓励员工多读书,读好书,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同时把“全民阅读”和“全民健身”结合起来,把志愿者活动和“全民阅读”结合起来,让活动更有新意。

一面是为了提升自身素养对文学经典的渴盼,一面是紧张高压的生活对轻松愉悦的向往,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愿意拿出大块时间阅读传统经典吗?

“微”时代,你还捧得起《红楼梦》吗?



赵春青/画

本报记者 周倩

2015年正值曹雪芹诞辰300周年,文学大师是一个国家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品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自然担得起文学大师的称号。然而,面对《红楼梦》这一文化瑰宝,生活在“微”时代当下的我们,是置若罔闻还是视如珍宝?

看《红楼梦》会被累死?

今年初,记者和一位参加工作刚半年的90后女孩儿聊天,她说:“每天上下班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看手机成了一种习惯,翻翻新闻信息、看看时尚装扮、浏览下八卦娱乐。遇上信号不好打不开页面的时候,真是急得抓耳挠

腮。”记者问:“有没有想过看看《红楼梦》这些经典名著?”她停顿片刻,腼腆地笑笑,又点点头,像是在对自己说:“嗯,计划一下。”小半年过去了,记者又问她:“你那看《红楼梦》的计划实施了吗?”她先是一愣,又笑笑摇头,继而似乎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一天工作就挺累的了,坐个地铁还得学习,岂不要累死?”

看《红楼梦》会被累死?她的这个看法不知代表了多少时下的年轻人,他们不爱看经典文学读物的理由就是认为这些文学经典大多晦涩难懂,不及网络上的文字轻松有趣。在这种阅读需求下,读《红楼梦》变得索然无味了吗?记者采访了北京语言大学张虞溪教授,他认为:“时代在发展,大家的阅读兴趣也在随着个人以及群体的需要而改变。只有适应了年轻人的阅读需求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这样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去调整经典文学的传播方式,多大程度上经典

文学的表达方式需要改变,怎么改变,这些改变如何保存经典文学里所传达的经典意思和价值观等。比如现在的一些年轻女性喜欢阅读都市言情小说,那么为了满足她们的阅读需求从而激起她们对经典文学的阅读兴趣,我们可以把《水浒传》改成一个言情小段吗?那这还可以叫《水浒传》吗?由此在适应年轻人的阅读需求上,适应的这个度需要好好把握。这个把握的程度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说了算的,这些问题需要在社会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

显然,在如今这个时间被碎片化、阅读被手机化、信息被娱乐化的时代,家庭、职场压力陡增、生活节奏快速都使人们的阅读需求变得更多元。轻松有趣的内容更能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和压力。

近三成国民不读《红楼梦》,你“造”吗?

一面是为了提升自身素养对文学经典的渴盼,一面是紧张高压的生活对轻松愉悦的向往,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愿意读《红楼梦》吗?

近几年政府及学术精英们不断呼吁,要重视传统文学,引导人们阅读经典文学著作。据报道,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红楼梦》频频被代表委员们提起。年轻人不爱读《红楼梦》?阅读氛围不浓厚?更有代表提议,要抓住曹雪芹诞辰300周年这个时机,调动人们对经典的阅读兴趣和氛围。显然,代表们的动机是好的,然而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调动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传统经典文学的热爱呢?是它们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还是我们忽视了它们?

最新发布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近七成国民接触过《红楼梦》,然而,数据也显示有26%的国民对任何中国传统文化读物都不感兴趣。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魏玉山表示,近年来,国学热、传

统文学热已由被忽视回归到被重视的地位。那么传统经典文学是否也会就势回归到被更多人喜爱的角色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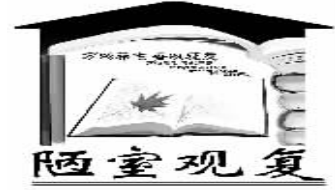
张虞溪教授告诉记者:“国学热和传统文学热的复兴不一定就表示传统经典文学的回归。首先,传统和经典都是社会建构的概念,当某些观点或者某种表达成为一种主流的固定模式并且在某个时期长期流行的时候,这些观点或者表达就可能被当时的社会定义为传统经典。这也说明每个历史时期都可能产生一些可以称之为传统经典的文学。所以当我们将传统经典文学的回归时,首先要问回归哪些传统经典?回归的定义是什么?回归是回到最初的状态吗?如果回归到最初的状态,那么发展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时代的发展、社会需求的不同,所以才导致一些传统经典文学在社会发展的某段时期的衰落。尽管如此,这也不是说传统文化就此消亡了。就像之前说的,社会在根据个人和群体的需要改变着。当社会个人以及群体重新需要传统经典文学的时候,传统经典文学又会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去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发展都离不开传统的铺垫,文学也一样。”

为什么读《红楼梦》?

曾经听到大文豪高尔基爱书如命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故事发生的年代,大文豪只有书籍可以守护。而如今,在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显然人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样化。然而,对待书籍的那份诚挚与热爱还能保留几分?
“经典文学承载着一个社会历史文化价

网络会否带来异化?



欧阳

石化燃料驱动的工具让人惊叹过:人们确信地球变小了——那是个肉身躯体移动的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覆盖,普遍说法是人们相互之间失去了距离,不是前胸贴后背,而是智识、精神的无距离。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非物化运动都快得有些疯狂起来,用时髦的话说,就是互联网速度,瞬息万变叫非程序化的大脑变得迟钝起来。

回想起来,基于互联网的构想,文化精英们差不多和商人一样,最初都很期待,在所有百科全书被网络扒下的同时,乐观的人都相信会迎来信息对等的美好日子,不同文化群体、个人之间便捷的心灵沟通预示着和谐的明天。
遗憾的是,就像大工业时代人们焦虑异化一样,也有人网络保持谨慎心态。马克·鲍尔莱恩在《最愚蠢的一代》中就认为“在线学习一无所获”,网络催生了“最愚蠢的一代”,“甄别可靠信息来源,选择相关信息,并将信息以清晰、方便的形式呈现给他人”这些最基本的技能,大多数学生都不具备。这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机构(ETS)2006年的调查——罪魁祸首正是网络。

如果说鲍尔莱恩是网络外沿的观点,另一部就职业伦理的学者著作《互联网的悖论》则更趋近互联网本身,但也不像是乐观立场。作者之一柯兰就暗示:互联网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的景象或变革。“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社会,而不是电脑芯片。”肤浅的交流少有助益,而“互联网经济”更是一种泡沫,所谓神话般的强大效应其实并不成立。

个体真正意义上广泛的网络生活始于Windows98,到今天不足20年,而网络对世俗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只是最近10来年的事,所以下结论似乎有点早,不过从当下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表层影响看,财富效应的后面,实际上乐观的理由并不充分。

尽管那些言必称互联网思维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是我自己糊涂摸不清楚

互联网思维到底是什么),但网络对物化生活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就像那些忧虑人士所言,人们并没有关注到网络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期待的无间交流和理解,进而和解之路通泰了吗?好像没有,反而是培养出了更任性的一代。在铺天盖地网络信息中成长起来的人,并没有因为信息富集而趋近深入解读和比较研究,反而养成了拒绝和逃避的习惯,本来复杂的人在网络中无不以单向度的思维呈现,独自在家,缺少现实群体生活矛盾冲突棒喝的个人在心理上不会接受“蔑视”,所以也不会去思考自己的立场是不是值得反思,那些沉湎于虚拟化虚拟人生的侠客,进而关闭了通向真实生活的大门。
网络游戏训导下的思维则培养出随心所欲的,依据本能决断的行事方式,对人,对事物,认知和判断都托托于感性化的独断。人与人之间没有走近,反而疏离了。

不仅是新生代,实际上很多自诩有学识的高人在网络中也逐渐习惯了单向的思维模式,不管是不是为了吸引眼球,网络上充斥着刻意放大的各种极端争执,有人说此类现象展示了国人的丑陋,这有点像麦克法格在总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事件的起因时给出的一个结论:不同价值观的群体不能形成合力,东方文化是分裂的。俗话说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拥护什么的。

此类偏执在网络上彰显无遗。无论向左走、向右走,“分裂”的团队自身本来并不是利益、价值诉求的共同体,然而在虚拟世界中共同价值观的人也因为“左右”而针尖麦芒,不说抽象的理论基础,违背后具体的事实双方都全然不顾。有趣的是,自诩有共同取向的文化体,现在也面临同样的尴尬:前不久某著名通讯社封杀了网民的自由评论,想来大概,可能也是各种极端意见纠缠扯一气吧,完全不利于交流与和解。

与旧有的媒体不同,“新媒体”就是个群氓的世界,连大V和精英都变成了“极端”分子,想到哈贝马斯想往的商谈对话以达成共识,反而因为网络可以促进的念想不仅没有达成,而且使之日益疏离。西方世界的理念过多且过于复杂,就不予评论了,在精英号召回归传统田园“和而不同”的当下,咱们为什么也是这样?
更糟的是,网络放大了个体意识,杂乱如蝇的嗡嗡声中他者世界演化为主观的图像,结果很可能使人在封闭的世界中执守对自己、对社会的错误评价……

网络会带来另一次异化吗?



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远离失望。

赵春青画

母亲节,献给远在天国的妈妈

夏斐

今天早起,想起妈妈
其实每天都想起
妈妈的照片摆在办公室和家
今天不一样,一个全球纪念妈妈的
节日,儿女送花
一种叫康乃馨的花
妈妈在微笑
男子汉、大丈夫、打一拳、踢一脚,
该像个样子!妈妈这句话
我每天都复习
愁眉苦脸时
累得汗流浹背时
累得不得不得
夜晚辗转反侧时
冰天雪地深陷不前时
高山大海装不紧急和难时
这话,就是东方欲晓的曙光
就是灵魂深处燃烧的火把
就是勇往直前的脚
就是迎风怒放的心花
啊,妈妈

抱着出生仅九天的儿子
赶到三里吸着飞机的妈妈
好奇让儿子走遍海角天涯
挑着担子跨过大河送儿子读书的妈妈
走脚的脚步成为儿子只争朝夕地爬,
永不懈怠地爬
总是说不想吃米饭的妈妈
懂事的儿子还问
妈妈,您真爱吃
红苕和南瓜
啊,妈妈
边绣花边背诵《孔雀东南飞》的妈妈
边割麦子边吟唱《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妈呀
儿子上大学要去探望
摸着厕所的瓷砖说放心啦
妈妈,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落后于现实,也不会有很丰厚的收入。那么,他们的生活不是就很贫困呢?答案是:不。因为,一方面,由于崇尚简朴,他们没有过高的物质享受欲望;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果实除了自给自足,仍有剩余可以出售,换取足以维持简朴生活所需。

木匠或农业技术,女孩学做家务。

阿米什人以农业、手工业生产获得生活资料,使用的工具基本上还“停留”在铁器时代,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区别不过敞篷或车厢两种,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落后于现实,也不会有很丰厚的收入。那么,他们的生活不是就很贫困呢?答案是:不。因为,一方面,由于崇尚简朴,他们没有过高的物质享受欲望;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果实除了自给自足,仍有剩余可以出售,换取足以维持简朴生活所需。

应该承认,阿米什人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虽然阿米什人要求孩子小时候必须遵从父母的意愿;但成年以后,又允许他们是否愿意做阿米什人并依照传统生活作出自

我走啦!别哭,你们尽心啦
啊,妈妈!如今您在地下
坟头已开满美丽的山花
儿子很难经常跨海去看您
您托梦说,我跟老头子在一起吵架,别牵挂
啊,妈妈,放心吧!
您拼读传家在代际传递
大胆求公已深入血脉
妈妈,您真爱吃
您愿苦奋变成家族习惯
您护犊如虎的情怀在发芽
您乐观开朗的性子已升华
您无畏无惧
让儿子走遍天涯也不害怕
啊,妈妈!啊,妈妈!
如果来生为人,我仍愿您当妈
如果来生不为人,我愿变成您最爱吃的猪肉和芒果
呀,就让儿变成您的一双鞋
天天按摩您的双脚
变成您的心脏……
在天宇间时刻跳动的钢琴吧
啊,妈妈!
如果一些“正统”的阿米什人,也有选择地接受了部分新事物,譬如12伏特电池的使用;在某些情形下,室外电器可能是允许的,如修剪机等;他们中也有人不再拒绝搭乘汽车,只要不是阿米什人驾驶;为了工作对外联系,也不再排斥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对于近亲婚带来的遗传病困扰,开始从没有血缘关系的阿米什人社区选择配偶,等等。
阿米什人从宗教信仰出发,选择了简朴的生活方式,也得到了政府与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因此,他们在美国生存下来,并不断繁衍至今,它的存在与演变告诉人们,追求着华必然需要财富,但简朴生活并不意味着贫困。

简朴生活并不意味贫困

和直筒粮仓的时代,就是典型的阿米什人住宅。街上不时走过“得得”作响的四轮马车,以及车上穿着色彩单调服饰的男女老少,似乎把人们拉回到至少百余年前的生活场景。

阿米什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出于宗教信仰(基督教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而聚集生活的人群。对于旅游者关于保守、落后的疑问,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怪人。如果一定要区别的话,只能说我们选择了古人的生活方式。”

行者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21世纪的今天,在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物质极大丰富的美国,竟然还有超过20万人口的群体远离现代文明,拒绝使用电力、汽车,拒绝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拒绝族外通婚,依然过着18世纪的简朴生活——他们就是阿米什人。

初春的一天,笔者到美国故都城附近的阿米什人聚集地,做了一番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访问。

汽车行驶在宾夕法尼亚的乡间公路上,广袤的田野边缘分布着散落的农舍,那些绿色屋顶,没有窗帘,房前屋后安放巨大的煤气罐